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資料

1840—1949

第 四 卷



中 華 書 局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中国近代經濟史参考資料丛刊
第 四 种

中国近代手工業史資料

(1840—1949)

第 四 卷

彭 澤 益 編



中 華 書 局

中国科学院經濟研究所
中国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丛刊
第 四 种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資料

(1840—1949)

第 四 卷

彭 澤 益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8 3/4 印張·4 插頁·469,000 字

1962 年 7 月新 1 版

1962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2,500 定價：(9) 2.60 元

統一書號：11018·292 57.11.三聯型

目 次

第六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 中国手工業經濟在日美帝国主义和 官僚資本主义的压榨下趋于崩潰

第二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淪陷区

对中国手工業的控制和掠夺示例	3—141
一 日本紡織資本支配下的华北三省棉紡織手工業的情况	3
(一) 河北高陽的棉紡織業(附天津的織染業)	4
(二) 山东滕县的棉織業	11
(三) 山东济南的棉織業	30
(四) 山西的棉織業	38
(五) 战时华北三省手工織布業的棉紗消費量和棉布生产量的估計	58
二 日本統制下的江苏浙江和广东制絲手工業的情况	64
(一) 各絲織業产区在日本帝国主义軍事进攻下遭受 严重的破坏示例	64
(二) 敌伪在淪陷区对絲業的統制政策	71
(三) 各地手工繅絲業的生产和衰落情况	82
(四) 江浙絲織業的沒落	96
(五) 附江浙养蚕事業在敌伪摧殘下瀕于复灭	101
三 其他各地各种手工業的情况示例	107
(一) 上海手工業的情况	107
(二) 苏州、鎮江、南京和南通手工業的情况	117
(三) 青島手工業的情况	122
(四) 北京手工業的情况	127
(五) 宣化和包头手工業的情况	130
(六) 华北織席手工業的情况	135
(七) 厦門紙箔手工業的情况	139

第二十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手工业

生产的厄运142—457

- 一 战时后方各地手工业兴起的客观需要和各地手工业生产的情况142
 - (一) 四川的手工业143
 - (二) 云南的手工业244
 - (三) 贵州的手工业266
 - (四) 湖南的手工业273
 - (五) 广东的手工业287
 - (六) 广西的手工业294
 - (七) 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各地的手工业306
 - (八) 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各地的手工业314
 - (九) 后方各省其他各种手工业346
 - (十) 战时各省农村手工业副业356
- 二 工合运动的开展及其衰落367
 - (一) 战时工合运动的兴起和开展情况367
 - (二) 各地工合的经营及其衰落376
- 三 官僚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生产的压榨400
 - (一) 国民党政府实施“管制政策”是对生产事业的掠夺和绞杀400
 - (二) 战时各地手工业生产遭受的掠夺和打击示例406

第二十六章 战后时期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本主义

进一步结合对中国手工业经济的摧残458—558

- 一 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日益恶化与各种生产事业遭受摧残和破坏的概况458
- 二 中国几种主要手工业生产及其遭受摧残的情况示例465
 - (一) 棉纺织业465
 - (二) 缫丝业479
 - (三) 制瓷业484
 - (四) 制茶业493
 - (五) 卷烟业497
 - (六) 造纸业499
- 三 中国各地城市和乡村手工业生产及其遭受摧残的情况示例501
 - (一) 四川的手工业501

(二) 上海的手工業	514
(三) 北平的手工業	522
(四) 天津的手工業	536
(五) 青島的手工業	538
(六) 福州和廣州的手工業	540
(七) 其他各地城鎮的手工業	542
(八) 各地工合和農村手工業副業	548
四 四十年代末中國工業中工廠工業與作坊工場手工業的基本情勢 ...	554
(一) 中國工廠工業與作坊工場手工業家數業別的調查統計	554
(二) 各地各業中工廠工業與作坊工場手工業的比較	556
引用書目	559—596

第 六 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
中国手工業經濟在日美帝国主义和
官僚資本主义的压榨下趋于崩潰

第二十四章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對中國手工業的控制和掠奪示例*

一 日本紡織資本支配下的華北三省棉紡織手工業的情況

事變前已經進入衰退過程的華北土布業，由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國事變〔蘆溝橋事變〕爆發，遭受了殲滅性的打擊。第一，由於事變後紡織業的破壞和停工，第二，由於農村治安的惡化（占領區與非占領區的分离過程），第三，由於棉花日益缺乏及因棉紗配給統制與經濟封鎖所造成的棉紗來源日益困難，這三種因素綜合在一起，使華北土布業走上急劇的衰退過程，並且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前所述，華北的土布生產，其主要生產過程——織布，幾乎全由農村中的農家擔任，事變後，農村處在新政權〔漢奸政權〕管轄圈即建設圈之外，治安恢復得很晚，又，土布生產雖然是在農村中進行的，所用的原料却早已經不是土紗，而是依靠各大商埠及主要都市的洋紗（特別是高陽、滌縣等大織布區）。事變後，主要都市和鐵路沿綫的治安雖然恢復很快，但農村與都市是相互隔絕了，從而，棉紗的取得，几

*（1）本章資料有一部分採自日偽出版書刊，記述觀點完全為法西斯侵略者和漢奸的立場和口吻，茲以輯錄原件史料，未便更改，仍照原文輯譯，希讀者注意批判利用。

（2）本章引用日偽的書刊資料，其中貨幣單位都為“元”，除材料本身特為指明者外，大致華北方面的“元”是指偽聯銀券，華中方面是指偽儲備券，廣東方面是日本軍票，日本國內的是日元，在談到日元時，也常常是簡稱元。此外，抗戰前的資料中的元，則為偽法幣。

乎是不可能的。事变中破坏和停工了的棉紗生产設備(青島、天津、濟南等地的紡織工厂)，后来在新秩序下恢复起来，当它們开始活动的时候(一九三八、三九年)，土布業也开始恢复，但由于对敌經濟封鎖及伴随棉花缺乏而来的棉紗配給統制的日益加强，終于無可挽救地再度陷于停頓了。这样，事变后，华北的土布生产，便在絕對衰退下进入重新配置的过程。〔南滿洲鐵道株式会社調查部：濰县土布業調查報告書，頁一三六，一九四二年。以下簡稱該書著者为“滿鉄”〕

事变后，华北的棉紡織業，極其迅速的由日本資本为之重新配置，其生产流通都由一系列的巨大紡織資本完全支配起来，……机織業的原料棉紗，完全是紡織制品，只要棉紗是由紡織資本支配着，那末，机織業的命运，自然被握在紡織資本手中。〔平野虎雄：濟南織布業調查報告書，前言，頁三，一九四五年〕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紡織資本直接伸入該業〔手工織布業〕，紡織資本东洋紡績會社正在計劃着实施放織，不久就要付諸实行。

这种放織的实施，將給織布業全体招致什么变化呢？那当然要看今后的推移。但长年处于領導地位并控制着領織業者的那些放織的布庄，至少会喪失其放織机能而脫离生产过程，这是不难想像的；同时，由于紡織資本代替布庄成为放織者，这些机戶，將处在產業資本直接支配之下，其工資劳动者的性格，将会日益濃厚起来。

这种現象，在高陽濰县等地，已經成为支配的生产形态，至少，作为华北地方資本的一个發展方向，是值得注意的。〔山本达弘：平遙土布的生产形态，滿鉄調查月报，第二三卷第二号，頁一四九，一九四三年二月〕

(一) 河北高陽的棉紡織業(附天津的織染業)

抗战前高陽紡織業曾盛極一时，在民国六、七年鼎盛时代，拥有織机六万張，近代机器工厂十四家，年产布一百七十万匹，甚至香港、仰光、新加坡亦有其踪迹。但是它的發展是非常曲折多难。紗要

靠外地供給，布是由农民手工生产，在領取原料与出售成品中要經過多層剝削。有些机器生产仅作織成品的漂白、軋寬、染色等加工。农民种植棉花只是为供給日本紡織業原料。他們坐在土屋里进行个体的落后的手工生产，实际上已变成日寇压榨下散布在中国农村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和集中在工厂里的工人命运是同样凄慘的。而工業資本家們也受到排挤和打击，不能掌握全部生产过程，数十年来他們沒有摆脱掉日寇經濟的附庸地位。当民国十六年日本人造絲兴起，高陽棉織業一落千丈。农民遂改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麻織品，以苟延掙扎。民国二十六、七年，日寇絲織品大傾銷，高陽紡織業又受一次惨重打击，許多土布棧庄倒閉。抗战后随着高陽城的陷落，紡織業更急速沒落。棉花成了日寇的軍用品。該县六万張織布机被毀的只剩下三千張了。除了城内日人的“紡織組合”外，乡村里再沒有人織布了。……

过去日寇統治时期，每集上市的布不到一百匹，上市的綫不过三四百斤。〔从苦难中兴起的高陽紡織業，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延安解放日报〕

織布業是高陽地区經濟的支柱。从而，上述織布業的衰亡，給予本地的影响是很广泛很深刻的。下面就列举它的影响。

由于織布業者回到農業上，促成土地不足的深刻化和农村負担的加重，由于以織布为副業的农家失掉了現金收入，促成了向自然經濟的倒退。从而，

1. 商品化率降低

这一带的农村，主要是由十亩上下的零細自耕农組成的，从而，織布業者重返農業的余地几乎已經不存在了，但丧失了生計的失業者群，除一部分流往鉄路沿綫都市外，大部分都重返农村，零細耕地的再分割是可以看到的。各个农村，单靠農業本来早已沒有收容人口的余力了，現在却必須再强加以过重的負担。由于得不到領紗包織的机会，从来农产物不能自給的这一地区，現在农产物的商品化率更加低落了。

2. 布机移动激烈

由于原料来源困难，一方面，促使布机向较易取得原料的铁路沿线即完全占领区（京汉线保定正定等地）集中，另一方面被缺乏棉布的敌区地带的自给自足运动不断动员吸收，因此，中间地带的织机，正在不断减少中。

3. 手纺纱增加

本来手纺纱已被厂纱驱逐将尽，由于最近厂纱不足，厂纱难以获得，促成了手纺纱的重新登场，在无法织布的今天，手纺纱是个很好的劳动对象，妇女手纺纱的恢复很显著。例如：城南约五公里的植棉村庄——季郎，事变前几乎家家织布，现在则完全没有织布的，全村都在从事手纺纱，这并非为供自己使用，而主要是为运往内地。

4. 染色整理工业复灭

以土布生产为前提的这些染色、整理，本来已经从染坊等的小营业乃至工场制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械制工厂工业阶段了，高阳县城附近有十余个染色加工工场，是民族资本开设的，仅就这些工厂的土地、厂房、机器等项而言，总计已超过二百万元，从事劳动的总人数，约达一千人，事变后，随着土布生产的衰亡，各厂都闭歇了，经营者和财东逃往京津方面，流动资本也跟随他们逃走了。工厂蒙受战祸和水灾，荒废得很厉害。其衰亡情况，由此可以想见。……

土布的染色整理，除了上述主要工厂以外，在事变前，尚有采用土法的所谓染坊者散在其间，现在已完全不见。

又，此地尚有面粉厂一处，事变前是以棉业劳动者为其顾客的，现在也失掉销路，只好以军用（中国方面的）为其唯一销路，只能断断续续的进行作业。〔大岛正等：事变后的高阳织布业，满铁调查月报，第二二卷第四号，页五九——六一，一九四二年四月〕

事变的爆发，使此地的织布业根本复灭了。首先，布庄纱庄的逃避，破坏了旧有土布生产流通机构，农民完全无法购入棉纱和贩卖制品，陷于隔绝孤立状态。加之，纺织工厂因为棉花不足，棉纱贩卖量减少，还因棉纱是禁止自由运往铁路沿线之外的，治安是不稳定的，

諸如此类，阻碍着土布生产流通机构的再建，于是，农村的自給傾向便激劇增进了。

針對这种情形，日南北澤商店于一九三九年秋进入高陽，由于治安不稳，一九四〇年才开始營業。由于資本太小，經營散漫，是年五月由东洋棉花会社取而代之，繼續配給棉紗。……依靠这些棉紗織成的布匹，其規格系于每次配給棉紗时由东棉洋行指定，各个月份規格不同，……由东棉洋行收去。

这些制品，要全部送到天津，由天津染織厂印染以后，才投入市場。〔大島正等：事变后的高陽織布業，滿鉄調查月报，第二二卷第四号，頁五一——五二，一九四二年四月〕

現在东棉洋行配給棉紗的范围，是以高陽县城內为限。因为，一方面，要防止棉紗和制品流往敵区地带，另一方面，东棉洋行能够監視的范围有限，不能出城一步，当然只能如此。要想請領配給棉紗，須先加入新民会的織業分会，必須提出連帶責任保証人署名的保証書。这样在东棉支配下从事織布的，截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止，如下表所示，共有二九三戶，布机五一七部，其家屬总数为一、〇八八人。

高陽县新民会織業分会會員构成內容

(一九四一年五月)

項 目 \ 職 業	總 計	農業兼業	商業兼業	織布專業
戶數·····	293	74	56	163
在總戶數中所占%·····	100	25	19	56
保有布机部數·····	517	105	121	291
平均保有布机數·····	1.76	1.40	2.16	1.78
保有整經机數·····	59	9	11	39
家屬人數·····	1,088	285	237	563
平均每戶家屬人數·····	3.7	3.5	4.2	3.6
工人數·····	183	43	53	87

備考：根据新民会織業分会會員名簿及保証書以及东棉織戶名簿編制。

东棉支配下的織布業者，从織業分类看，織布專業占百分之五十

六，農業百分之二十五，商業百分之十九，其過半數是專靠織布維持生計的。所以有此現象，這是因為現在東棉支配下的區域是僅僅局限在高陽縣城內的緣故。其保有布機平均為二部弱，常時僱傭工人工數為一八三人，全部為織工，布機總數五一七部中，有百分之三十五是靠僱傭勞動開動，其餘則以家屬勞動為中心，至於補助工程如繞紗之類，則依靠臨時的僱傭勞動。東棉洋行對上述織布者每戶每次配給約可織成二〇匹布的棉紗。配給之日，當時指定規格，截至目前止，大部分為三二支紗，每匹制品長三〇碼半，寬三〇吋，重六・四磅乃至七・四磅，密度是每平方吋縱七二，橫六六。……機戶所織的棉布，舊日長二九碼，寬三〇吋，東棉把規格提高到長三〇碼半寬三〇吋，仍然遠遠趕不上工廠制品，工廠制品是長四〇碼寬三四吋。其所需棉紗，每匹配給三二支紗，一六・七把，由於布機粗笨，技術低劣，以及隱匿棉紗等等原因使然，通常總是把每平方吋縱七二根橫六六根的标准規格降至縱七〇橫六四，繳來的制品，有時長度寬度都不足。東棉把這些制品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每匹支給工價二元，中等一元八角，下等一元六角。收進的布匹，送到天津萬新工廠進行軋光，上漿，印染等的一切加工。

經過上述過程才出現於市場的制品，已經拋棄了高陽土布的名稱，而是用一些別的名稱來買賣。從而，舊日以高陽土布的名稱出現於各地市場的那些土布，從表面看來，現在已經完全不見踪影了。如後面將要提到的，只有高陽城外的鄉間各村可以看到，為自給而進行的一貫作業，即從棉花到土布的那種生產，有相當程度的恢復，自己用不完的剩餘品，也供應本地需要，但所謂高陽土布，即擁有廣大市場的那種土布，事變後是完全絕迹了。

東棉支配下的上述資本制家內作業，並不單單意味著日本資本以事變為契機代替了本地資本，而且意味著數量上的退步，以及對近代產業資本——紡織工廠的完全屈服。舊日，高陽的織布業確是在紗廠輸入以後才發展起來的，其性質好像是紗廠的附屬作業場，但究竟其生產還是獨立的，其制品在市場上還是以高陽土布的資格

与紡織工厂制品相对立的。事变后的高陽土布，在市場上不过是工厂制品的补充，其存在則已完全是紡織工厂的附屬作業場了。〔大島正等：事变后的高陽織布業，滿鉄調查月报，第二二卷第四号，頁五三——五六，一九四二年四月〕

如上所述，所謂高陽土布的生产，已完全被吸收入东棉系統，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制造毯子褥单等的特殊織布業者依然保持着独立經營。随着治安的恢复，城内已有这种生产見諸恢复。現在，从事制造毯子和制造褥单的工場已各有一家开始作業了。这些工場已經都走上工場制手工業阶段，在目前情形下，所謂高陽土布的生产，完全被东棉这个大資本掌握着，本地資本已經無法再回到那里去了，从而，只有織制毯子和褥单是本地資本的最后一塊地盘。……

这种工厂的經營者，今天最苦恼的是棉紗来源困难。除了毯子的緯綫以外，其余完全要靠紡織工厂的棉紗，其难以获得，前面已經說过。铁路沿綫以外的高陽的小工厂，想靠本身力量不断地有利地获得棉紗，那是非常困难的。从而，这两个工厂〔隆德、久章，織毯子和褥单〕，当然只好依靠保定的紗布商人来取得棉紗。褥单工厂，其所需棉紗还要依靠东棉洋行配給。这种工厂所出的制品，与一般棉布不同，需要量很小，而且規格很难統一，不适于大規模生产，所以，这些厂可以靠低廉工資存在，但从棉紗来源看，它的独立性，究竟不是小資本所能維持的。而且，其全部制品，現在完全由保定天津等地的大商人經手推銷，从这种情形看，这些特殊織布業，将来很可能次第迁往保定及铁路沿綫其他都市即本地大資本能够享受到較多的安全感的地方。事实上，保定石門等地，这一类小工厂最近已在激剧增加中。〔大島正等：事变后的高陽織布業，滿鉄調查月报，第二二卷第四号，頁五六——五九，一九四二年四月〕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据高陽县城，割断城乡关系，各紗布商为了保全自己，逃往京津等地，一些染軋工厂也只留下少数人看門，加以日寇的不断搶掠，特务的敲詐，更为严重的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摧殘，使高陽織布業一时都告停頓，民国二十八年洪水成灾，群众生活

困苦，遂將大部織布工具出賣到天津、保定和作燃料燒了，成為高陽織布業空前未有之浩劫。

民二十九年日寇想利用高陽織布業，給他們生產大批棉布，招收機戶來高陽城內織布，但僅招集了七〇〇台余（其中一部份是因被日寇摧殘不能維持生活，另一部份是我抗日政權派來的），其產品是六十碼花坯布，不過因機戶生產情緒很低，由民二十九年至民三十二年底僅產布二十來萬匹。

據在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調查，高陽織布業數以三萬來台的織布機，經過日寇搶掠、燒殺的摧殘和天災的損失，僅剩有織布機一八〇〇台。〔高陽縣人民政府財政經濟辦公室：高陽縣一九五四年手工業調查工作總結，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油印本〕

附：天津的織染業

在未淪陷前，天津織染業經二十餘年來艱苦奮鬥，慘淡經營，確已小具規模，據可靠記載，已有工廠約一千四百餘家。敵人侵占天津後，對於織染業的摧殘，是採用極狡黠的手段，表面上，是放任織染業發展，而實際實行棉紗統制的結果，對於織染業無異於釜底抽薪。蓋天津織染業百分之七十為棉織，棉織主要原料為棉紗，敵人統制棉紗，配給數量有限，大部份工廠仍需仰仗黑市棉紗供給。以黑市棉紗買進原料，成本自然較敵人統制棉紗所定價格為高，而敵人限制所有制成品的售價，必需照配給紗價格計算，如此，棉織工業自然無法繼續經營，於是大部份工廠均縮小生產機構，有些工廠，轉移資金，購置工廠房產及機器，企以奠定將來的基礎。這樣發展的結果，有三分之二手工業的生產工具，改為比較進步的機器，這反而變成天津織染業在淪陷期間發展的一個特征。手工業改為機器工業，另外的原因，是當時機器購置較為容易，同時受日本工業技術的影響，及機器織成品在市場中的競爭，這些落后的手工生產，亦不得不急起直追，積極圖謀改進了。

在淪陷期內，天津的市場，是整个操縱在敵人掌握中，織染業的

市場亦完全被敌人侵占，因之銷路日蹙，織染業仅仅在偏僻荒涼的村落集市上，去找他們一些購買力低得有点可怜的顧主。但，敌人虽統制棉紗，而麻絲及顏料，却未加統制，因此便有不少棉織工厂轉移麻絲織品的生产，这使得一部分工業幸免于破产。〔霍世奋：天津織染工業之概況，河北省銀行經濟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頁二三，一九四七年四月〕

(二) 山东濰县的棉織業

民国廿七年年初，事变的影响也波及这里，一县土布業完全陷入絕境。〔滿鉄：濰县土布業調查報告書，頁一六，一九四二年〕

到事变爆發为止，濰县地方的織布業兴盛到極点，布机总数为六万部至十万部，从事本業者約有十五万人，就其銷路言，則远远運銷到云南、四川、貴州、福建、河北、河南、綏远等各省，事变前濰县土布产量年达二千万元，与其他主要产品烟草（年額一千万元）、猪鬃（年額一千万元）等合在一起來說，則它們在濰县全部產業中約占百分之五十，地位非常重要。

事变爆發，青島紡織工厂遭受破坏，山东各地治安紊乱，环绕着濰县土布生产的一系列經濟机构都被破坏了，因此，一九三八年停工一年，一九三九年以后，才随着交通治安的恢复而漸見恢复，但，棉紗来源比事变前减少了。农村方面，事变和旱灾既带来了疲敝，而棉紗来源又完全断絕，即使想出某种办法能够买到棉紗，价格很高*，也是無利可圖，織布机已經不是他們維持生活的一項手段了，因此，大都把自己的織布机卖掉**，农閑期到县城里面去做机房工人，靠每月六

* 原注：据濰县第六区（惠亭）区长說，事变后，旱灾造成了歉收，普通每遇一次旱灾，要接連三年歉收（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一次調查），濰县农村現在使用的貨幣，乃是法幣和当鋪粮棧及其他信用較好的商店所發行的小額紙幣，拿到县城城內买东西，預先換成联銀券，其兌价，一九四一年六月是法幣二〇〇元換联銀券一〇〇元。

** 原注：在事变前，他們購入一部布机要用一百元，現在因为生活困难和急需現金，正在按三〇乃至五〇元的价格拋售布机。